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五十六回 椒花子過嶺遇鰲 螭兒結網遮天

蜻飛子隨三服入洞，見了女蟒、蓉花美豔絕倫，含笑而立。因謂三服曰：「道兄真好福份。」三服曰：「投師失師，道旨不得其傳，福從何有？」蜻飛子曰：「人生所極樂者，莫如嬌妻美妾。道兄在此享受妻妾之奉，豈非福乎？」三服曰：「汝何所見而謂吾有妻妾哉？」蜻飛子曰：「洞中二美，非汝妻妾而何？」三服曰：「此吾道妹也。吾之道妹，亦即汝之道妹，爾毋亂言。」蜻飛子曰：「何以同居此洞？」三服遂將二女來歷，一一述之。蜻飛子曰：「如是最見吾兄好道心切矣。」三服忙命二女拜過蜻飛，在洞設筵，暢飲數日。

一日，三服謂蜻飛子曰：「道弟其在此洞同修道歟，抑不在此洞而他游歟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吾功甚小，意欲撫琴化世，再向人寰以積外功，俟訪得師身，然後再探道蘊。」三服曰：「吾與道兄同行化世何如？」女蟒、蓉花曰：「道兄在此，妹有倚靠，倘兄一去，前妖來侮，妹將何以御之？以妹愚意，且俾蜻飛道兄化世訪師，訪得師後，寄信來洞，那時妹等與兄同去拜師習道，未為晚焉。況道兄而今即出，不過以化世為心，未卜師蹤，亦空勞步履。不若在洞日傳道於妹等，他日有成，道兄之功諒亦不校。」蜻飛子曰：「道妹所言甚是合理，道兄可暫住此。吾得師之消息後，即刻乘風來洞，報與兄知。」三服泣曰：「離師數載，不惟師容難睹，思得一同游道友，朝夕相見，以慰饑渴而不能。今幸天假以緣，與道弟一遇，只意聚首此洞，誰知道弟志在化人，以積外功。一言離別，令人咽喉耿耿，泣下難禁矣。」言罷，手執蜻飛子之袂，大哭不止。蜻飛子亦泣曰：「道兄不必傷悲，弟思同住洞內，如人居室，不出庭戶，外事何如？弟今出外化人，勤將師訪，甚如以弟為兄耳目，視聽師之行蹤，有何不可乎？」三服曰：「此情固是，難以一時分手耳。」二人於是相泣不休，女蟒、蓉花亦同墜淚。

久之，從中解曰：「蜻飛道兄不如留洞消閒數日，再去未遲。」蜻飛子以所言甚合，諾之。三服喜，將手釋卻，復設筵暢飲。

席間，三服問曰：「椒花子自分散後，汝知音信乎？」蜻飛子曰：「未也。」三服曰：「至於棄海、樂道以及西山、二狐，此數載中亦不知落於何方，行為何若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兄毋多慮，諒彼道兄輩入道深深，不能敗德喪心，以自墜落。」二人言言語語，竟至天色昏黑而罷。

又說椒花子在湖心亭，與那乞兒四方說鬼，乞兒頗得其利，已稱富有矣。椒花子在亭習功，師德不忘，每於暇時，身倚亭窗，望望湖水，不覺觸動尋師之念，久欲離此向別地而投。一日，乞兒來亭親候。椒花子命彼坐定，與之言曰：「前日汝家赤貧，苦之莫極，吾念汝苦，始與言驅鬼法術，而今得利甚伙，可以享受終身。茲者吾欲他行，特見汝來，與汝言及，自是以後不必與人說鬼矣。如人有求於汝，汝以術窮不應推之，毋得勉強支吾，以貪財於義外。」乞兒泣曰：「師以一團大福加於弟子，深恩未報萬一，而師遽言別，弟子將何以為情哉！祈師再住數旬，俾弟子稍伸答報之情，其念始遂。若倏然別去，不受絲毫奉敬，弟子心實難甘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汝好好孝順父母，他日自有重逢，不在此時些須酒肉之奉也。」言畢，攜手亭下，分袂而去。乞兒號啕大哭，愈呼師則椒花子愈去愈遠，迨至不見形影，乃哭泣而歸。

椒花子自別乞兒，行到前途，其逕急分左右。當此之際，欲東不可，欲西不能。舉首望之，遙見一嶺橫隔天外，高聳雲間。暗思：「嶺峻如斯，其中或有同侶，亦未可卜。趁今靡有定向，吾且到此一遊。」不知是嶺地屬化外，名曰齊雲，嶺之周圍多產檫樹。嶺半一穴，古號佛洞，乃萬妖所出入者。椒花子來至嶺頭，正值秋深，檫葉蕭蕭墜下，已至半空矣。登嶺視之，嶺以外皆窮蠻地界，負固不服之區。思欲一窮此山之奇，由嶺轉下，忽來香風撲鼻，如麝如蘭。極目窺覷，乃丹桂十數株，花開滿樹。椒花子直向丹桂香處而來，瞥見其間有一石穴，穴上峻崖萬仞，潺潺流水，竟墜穴前一石池中。此池約有百尺之寬，水雖不深而清潔可愛。椒花子自思無事，立於池上者久之。

俄聞穴內一聲響亮，如啟戶然，旋出一黑面大漢，嘴尖眉綠，兩目如豆，三足鼎峙，頰向穴外怒目面視，若有所驚狀。

頃刻退入，不時又出，厲聲吼曰：「何人私窺吾池，獨不畏死耶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天生是池，原以資人玩賞，豈獨汝一家之物乎？」大漢曰：「非吾獨得，何不在汝室外，在吾穴前？」椒花子曰：「池即在汝穴前，吾兄得一覽，未嘗攜去，汝何小見若斯？」大漢聆其言厲，轉身入穴，持一鐵杵，向椒花子打來。椒花子閃過一旁，忙以雙劍隔定。大漢見己鐵杵不能傷及椒花子，舉口吹氣，氣內煙黑如漆，愈吐愈多。椒花子不慌不忙，徐吐清氣以噓之，轉瞬間黑煙散盡。大漢怒甚，風車乘起，憑空一杵打下。椒花子亦驅風直上，與之力戰。戰約數刻，見大漢殺伐與己兩平，勝負莫分，假意敗下，立而不動。大漢乘勢以手抱之，椒花子急運股錐，力刺彼腹。大漢倒地，化為巨鰲，翻身滾入池中。椒花子曰：「汝可出池，與吾再決勝負。」大漢曰：「汝想叫吾上池，以股錐刺吾耶？吾腹尚然腫痛不堪，汝在此等著三五月，待吾傷愈，再決勝負不遲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吾見汝漢子大樣，怕汝有些武事，誰知與犬子不如。」大漢曰：「汝休說惡話，不是汝股錐厲害，吾早將汝一口吞矣。」椒花子曰：「老鰲精毫無一能，也要與妖作怪，豈不愧死？汝果有膽，且出池來。」大漢曰：「汝有膽量，可入池內，將汝兩翅濡水，不能展動，必是吾口中之物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汝出池來，吾與汝不講爭戰，結為兄弟焉。」大漢曰：「汝以甜言蜜語，想逛吾出，萬萬不能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汝一日不出，吾待一日；一月不出，吾待一月；一年不出，吾待一年。」大漢曰：「吾者一世都不出，看汝又待何時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即待汝一世，汝不出而吾不去之。」大漢曰：「吾憐與汝談，吾將睡覺去矣。」自此呼之絕不應答。椒花子復在池上靜候良久，終是寂然，只得捨了鰲精，向嶺直下。

下至嶺半，挺立四望，見有數十兵丁，手執八卦旗兒，由東而去。椒花暗思：「僻壤窮鄉，哪有兵丁習武，必是妖部無疑矣。吾且觀其動靜如何。」遂步後程，緩緩行之。轉過嶺東，一壑如溪，幽深莫測。遙見兵丁無數，皆入壑中。入未多時，復從壑之彼岸岸貫而出。壑上地極平坦，兵丁至此排列以待。

頃之，兵丁鬧嚷，紛紛濟濟，如接貴官然。椒花子定目詳覷，幽壑中又來一隊男女，擁一金冠男子，年不過十七八齡，勃勃英風，身騎一鹿。剛到平坦地面，兵丁跪迎，金冠者坐於石臺，兩旁女娘倚傍而立。金冠者坐已，言曰：「部下群妖聽令，今當操演，各將本事顯出，演得妙者，吾重賞之。」號令一下，群妖將旗執定，如風飄卷，操縱自然。一一演餘，金冠者曰：「諸妖部飛旗卷送，往來如意，可以無敵於天下矣。」當即賞鹿一頭。群妖拜謝歡呼，各歸隊伍。

金冠賞訖，甫欲歸壑，突一妖卒跪地有詞。金冠者點首者三，將花椒子視而又視，大聲吼曰：「何處妖物來此偷窺？士卒與吾速速拿下。」群妖得命，飛奔前來。椒花子亦舉起雙劍，立斃四五，妖敗而奔。金冠見之，手執花槍，上前接戰，又復敗去，謂諸妖部曰：「此妖煞有法力，戰難取勝，爾等速將飛天旗幟四面排插以捕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不畏汝，盡管將旗插下，椒老子也要撞上一撞。」金冠者曰：「爾敢撞吾旗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來者不懼。」金冠者以手一指，一時四面旗幟密密插齊，遮卻天日。椒花子手執雙劍撞入旗內，金冠者持槍挑戰。戰到四五回合，椒花子飛起雙腳，恰遇金冠者掉轉身軀，順勢刺以股錐，深有寸許。金冠者負痛難支，大叫一聲，倒在地下。椒花子舉起雙劍，正欲刺之，已被群妖擁衛去矣。

椒花子欲迫入壑，恐寡不敵眾，轉身而回。誰知旌旗四維布著，橫撞順撞，不能得出。莫可如何，高駕風車，無知風車高起，旌旗隨而遮定，不辨西南。以劍割之，旗乘風捲，劍已卷於其內。剛欲伸手拔劍，旗忽向身而拂，捲作一團，心想：「此旗何以厲害如是。」於是裂之以手。不知隨裂隨合，身益奔而益緊，竟將椒花子懸在半空。椒花子曰：「吾命死於是矣，誰為援救？」旗下一叟曰：「旗上人，爾知此旗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不知。」老叟曰：「此螭兒所布羅網也。獸類妖屬，是旗無用，若蜂子飛蛾蜻蜓等精，一罹是旗，定然立結。爾乃蜂妖也，如何自尋死路？幸螭兒此際在洞養傷，不然早將汝驅擒入洞中，為蛛絲食盡矣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望叟垂憐，救我一命。」老叟曰：「吾奉螭兒鈞旨，看守是旗，如將汝擒，賞賜不輕，安有救汝之理？」椒花子

曰：「若然吾已難逃，爾速歸稟，將吾擒去，早早開消。」老叟曰：「吾今晨入洞，已稟螭蛛。螭蛛諭吾好好看守，俟爾死後抬回食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何不生擒入洞耶？」老叟曰：「怕汝股錐厲害也。」椒花子哀曰：「老叟能做一人情，他日相逢，必多重報。」老叟曰：「此情吾不敢作，吾將歸洞討賞矣。」言罷而去。椒花子獨在旗中，無可為計，惟有望師大哭而已。

孰知身不應死，必有救之之人。其人為誰？乃棄海也。棄海自居老鰲洞內練習三緘所傳，一日思念三緘，駕得海雲，四方游訪。海雲冉冉，正從齊雲嶺而來。俯首下窺，見得旌旗密布，遮卻天日。棄海暗計：「此必妖部所作弄者，否則地屬荒僻，誰為遍插旌旗。待吾駐下海雲，暫觀動靜。」計定，隨旗曲折，略視一遍，已知是螭蛛精所布。但未細視網有人否，如有為彼網著者，吾必救之。思猶未已，忽然旗上大聲呼曰：「螭蛛兒要食老子，並不推辭，如何網在旗中殺也不殺，放也不放，將老子如此作難。倘得脫卻網羅，誓必搗汝巢穴，誅汝眷屬，方遂吾心。」棄海聞言，詢曰：「旗上何人叫苦連天，可將來歷說明，吾來放汝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不說出聲名還則罷了，如一說之，恐汝家中家神菩薩都要駭死。」棄海曰：「不妨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乃碧玉山椒花仙子，曾投三緘門下。吾師命奉道祖闡道人間，這個聲名大也不大？」棄海曰：「只汝師徒二人，亦不見大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是吾道弟道兄，其駭人也更甚。」棄海曰：「汝試數來，與吾聽之，如駭得著吾，吾即放汝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汝放吾下，方與汝說。」棄海曰：「汝要說出，吾始放汝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如此汝且聽著。吾第一道兄姓銅，叫銅頭鬼王，駭人否？」棄海曰：「算不得。」「第二道兄是龍王太子，駭人否？」棄海亦曰：「算不得。」「第三道兄名叫樂道，他的出處係額有王字者，駭不駭人？」棄海搖頭曰：「俱算不得。」椒花子尚欲細數，棄海曰：「不必說矣，吾但問汝精成何物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乃牛角大蜂，股錐厲害，誰不知之。」棄海曰：「如是說來，只有汝還駭人，吾且放汝。」將旗解下，椒花得釋，乘風欲去。棄海扭著兩耳曰：「救汝性命，謝字俱無，即便去之，何不情乃爾？汝試看看，吾究是誰？」椒花子舉目諦視曰：「汝棄海兄耶？」棄海曰：「然。」椒花子泣曰：「若非道兄相救，吾必死於旗上矣。汝今日胡為至此乎？」棄海曰：「吾因念師心切，洞內無聊，乘著海雲四方查訪，不意在此與汝相逢。可恨螭蛛待兄如是，吾必誅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螭蛛武事，吾力能勝，彼所恃者此旗而已。吾罹其中，皆大意故也。」棄海曰：「汝且扎住山角，斷彼去路，吾去探其巢穴，以誅是妖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如戰彼不過，爾我同入網羅，那時望救無人矣，不如趁此他逃，以免生禍。」棄海曰：「螭蛛旗幟只能罹汝，安能罹吾？汝被螭蛛不堪羅織，吾定欲復此仇恨，其心乃安。」言罷，奔下嶺頭，直向壑中而去。